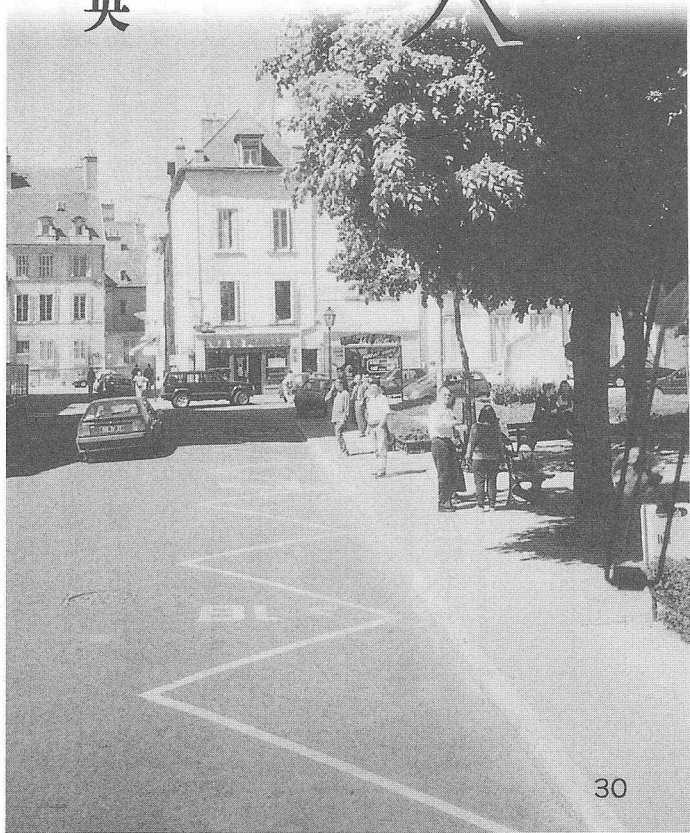


明理的老人

法國瑾光堂

郭國英



一九九六年的暑假，有一位同修從香港渡假回來，喜沖沖地拿著一張和香港群光堂部分道親合影的相片給我；並特意指著相片上一位滿臉笑容的老太太（林蔭慈點傳師之慈母）對我說：「這位是林老太太。」我看著相片，心裡在想：「她是一位多麼慈祥，多麼和藹可親的老人家啊！如果能夠見到她，那該有多好。」在

事隔一年後的某一天，我真的見到了她，而且還受到她老人家的關懷和教誨。

一九九七年的九月初五日，是瑾光堂的齋期，當後學來到中堂時，同修們早已在忙碌著，有的忙於成全新道親，有的在互相勉勵，有的在暢談人生的真諦；有的則在廚房裡忙得滿頭大汗。而中文班的教室裡也傳出了朗朗的讀書聲。中

堂內一片祥和之氣，讓人見了無不讚嘆！

我環視著周圍的一切，突然看到一位既陌生又親切；既面善又端莊的老太太正在成全道親。啊！我想起來了，她一定是相片中的林老太太。

爲了不打擾她老人家，我並未向她問候，就悄悄地站在一旁，靜靜地聽著她老人家的教導。只聽老太太說：「我們



△林蔭慈點傳師（坐排左一）與其慈母（左二）、作者（站排右五）及瑾光堂道親們合影。

個個都是幸運兒，生逢其時，能夠得到明師的一指點。但是，我們要知道，師傅領進門，修行靠個人。我們都肩負著代天宣化、替 中分憂、替師分勞的責任。我們要多多學習聖人的真理，效法菩薩的慈悲心腸來救渡我們周遭的人。」接著老太太和善地詢問坐在她身旁的一位道親的近況：。

正當我聽的津津有味的時候，同修鄭太太在我耳邊輕輕地說：「林老太太今天下午六時要起程前往荷蘭探望荷蘭的道親們。」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因為以我所知，林老太太從遙遠的香港來到法國才只有兩天。這位同修又補充說：「她老人家下星期二返回法國，星期四就要回香港了。」這時我才明白，林太太的歐洲之行，不只是來探望在法國辦道的兒子而已。時間飛速的過去

，轉眼已是下午五點多鐘了，這個時候，終於有機會向林老太太請安和道別。

在瑾光堂的院子裡，老太太親切地握著後學的手問長問短後勉勵後學說：「好好修吧！珍惜這得天獨厚的機緣，本著來到這個世界上是爲了還債，是爲了了願的機緣，學會成全人。好好地代天宣化，用至誠的心來感謝上天對我們的慈悲。」接著老太太講了一段她親身的體會：「一九九四年，我因身體不好入醫院檢查，檢查結果，醫生要我馬上開刀動手術，蔭慈（林點傳師）知道後說要回香港探望我，當時我對他說：『瑾光中堂需要你；法國的眾生比我更加需要你。你安心在法國辦道吧！我不會有事的。』結果，我在醫院手術進行的很順利，而且身體恢復的也很快，在養病期間很多

同修來看我，使我感受到上天對我的慈悲和庇護，也真正地享受到了兒女的福蔭。」

聽完了老太太的話，感動的淚水充滿了我的眼眶。原來，站在我面前的林老太太是一位這樣明理的老人家；是一位這樣與眾不同的母親。養子待老是中國人的傳統，但多數人的觀念都是認為年紀大了、老了，兒女們應該時時在身邊照顧自己，特別在有病痛的時候更加如此。當今這個世界上能有多少做父母的真正做到：鼓勵自己的兒女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，而行大孝呢？

老太太的一席話，也使我明白了我們的點傳師爲什麼能夠放下香港的一切，來到這世界的西半球，在這地兩疏、語言不通、舉目無親的法國開

荒播種，默默耕耘。在這裡，他不是我們的嚴父，卻比嚴父更加一絲不苟地指導我們學習聖人的真理，探討人生的真諦

。他用身教和言教雙管齊下帶領我們在修行的路上不斷的精進。在這裡，他不是我們的慈母，卻比慈母更加關懷中堂的每一份子。爲了使生長在法國的中國孩子，不忘記自己是禮儀之邦的後裔，將來能夠繼承和宏揚文明古國的文化傳統。

以至能夠通過他們把道種播在不同語言的外國人之中。他不辭勞苦，千方百計在中堂開設中文班，把聖賢們的真理灌輸在他們幼小的心靈上。除此之外，他還利用道親們的假期，細心安排，抽出時間，帶領同修們前往大道尚未宏展的西班牙、義大利和法國的南部等國家和地區播下道種。這一切的

一切，難道和身爲其母的林老太太從小對他諄諄善教，長大了又能無私地支持他的聖業分得開嗎？

汽車緩緩地起動了，我和林老太太的第一次見面也就在這短暫的時間裡結束了。但這次見面卻使後學思緒萬千——要使一個人能夠成爲德、智、體全面發展的人材，父母親對於成長中的子女的教育是多麼的重要！

我衷心地感謝林老太太對後學的關懷和教誨，更加感謝浩瀚的天恩和無邊的師德。

